中国何以让邻国如此痛恨？

芦笛

2005 年 4 月间，普京在他的演说里再一次震惊文明世界。他说：

“必须承认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苏联的崩溃，是上个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国人民来说，它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我们的几千万同胞发现自己生活在俄国国境之外。崩溃的流行病遍及整个俄国。”

文明世界目瞪口呆，“普京说苏联的崩溃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成了环球大报的标题。文明人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怎么能说出这种散发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帝国主义恶臭的反动话语来？

如此说来，纳粹帝国的崩解也是上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了？随着第三帝国垮台，成千上万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旦夕间发现他们落到了德国国境之外。苏联 强奸犯大军用刺刀逼迫他们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逃亡到德国腹地去，再用刺刀逼着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民扔下家园，迁移到东普鲁士去，使得整个波兰从东向西平移 了两百多公里，好腾出地方来给俄国人民鸠占鹊巢。经 liberal 罗斯福与 conservative 丘吉尔同意，由斯大林实施的人类历史上这一最大规模的 “种族净化”与族群迁移，至今被西方 liberal 学者谴责为战胜国在战后犯下的最大的反人道罪行。

日本帝国的陨落又该怎么说？旦夕间，成千上万生活在满洲、台湾、朝鲜、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以及南洋诸岛的日本人民发现他们落到了国境线外，被迫扔下全部家当返回本土去，那是不是也是上世纪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也是日本人民的真正悲剧？

这说的还是苏联、纳粹、日本那种邪恶帝国，文明帝国的崩解就更不用说了，旦夕间，生活在五大洲四大洋的英国人发现他们落在了国境线外，被迫扔下世代居住的 家园，步北美独立战争后被驱赶到英国去的“统派”人民的后尘，漂洋过海，回到母国去，那是不是也是上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是英国人民的真正悲剧？

时至 21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领袖还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还在使用希特勒的语言，不能不让文明世界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俄国人便烧成灰也是帝国主义 者。“太阳熄灭了，地球毁灭了”（这是敬爱的林副统帅的“五一八讲话”），最后死去的那个俄国人伤心的，不是他家人与他本人已经或行将丧命，而是他那伟大 的帝国从此不复存在了。他们更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特别下贱的人民，为了那个给他们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帝国的崩解，竟然比他们的“主子种族”还更加伤心。早在普京说那话前，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就为“主子帝国”的瓦解痛不欲生，如丧考妣，满地打滚，足足滚了十多年了，至今还在捶胸顿足，为此把美帝野 心狼恨进骨髓里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那个“奴才种族”还要滚下去，“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知伊于胡底。

其实普京应该知足了，与其他大帝国的命运相比，苏联帝国的崩解，是咱们林副主席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简直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政治奇迹。一个用最野蛮最血腥的手段维持的邪恶帝国崩解后，竟然不会释放出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仇恨，使得全国变成修罗场，而是和平解体。至今俄罗斯仍然是 全世界最大的半邪恶帝国，仍然统治着几十个民族，由八十多个共和国与地区组成，而俄罗斯人占全国人口才刚刚过半，却除了车臣那个弹丸小国外，其他地区都竭 诚效忠帝国，都想留在“祖国大家庭”里。正如《新冷战》（The New Cold War）的作者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纳闷的那样：这些少数民族，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忘记俄国人当初对他们的老祖宗实行的种族灭绝？

这里需要向“奴才种族”的“奴知”们进行点“史普”：历史上有两种建立大帝国的方式，海上帝国与陆地帝国。海上帝国便是大英的“漂汤油”方式，征服了海外 某个地方后，向该地有限移民，将该地化为殖民地（不是本土）。除了在北美、澳洲外，英国移民数量相对土著人口微不足道，派出的军队更是微乎其微，例如大英 当年在印度也就只有两千多人，包括军队和文官政府在内，搞的完全是“以夷治夷”。饶是如此，人家还把亚洲第二大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建起了亚洲当年最发达的 铁路网，让希特勒佩服得不得了。这佩服似乎也有点道理，大英撤走后，印度的火车从此便不能准点，车顶上站满旅客成了印度特有景观。在这种海外殖民地里，征 服者不过是漂在茫茫大海上的几点油星。因此，在殖民地独立后，要实行"种族净化"便轻而易举。此所以二战后大英帝国被老美搞垮，殖民者们从地球五分之一的 土地上被驱赶回国，也没把那小小的英伦三岛压沉了。



图一：印度火车

俄国人建立大帝国的方式则完全不同，他们建立的是陆地帝国。这大概是俄国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俄国虽然有着全世界最长的海岸线，但最主要的海岸线都在北面， 根本无法利用。因此，该国其实是个内陆国，在西方只有两个出海口，一是波罗的海，二是黑海，前者是彼得大帝抢来的，后者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抢来的，但这两个 出海口都没太大用处（波罗的海与大西洋之间被一系列海峡隔开，黑海被博斯普鲁斯海峡锁死，黑海舰队很容易被敌人瓮中捉鳖）；在东方只有从中国抢去的海参 威，还是个半温水港，而且周围水域被日本控制，天然处于战略包围之中，跟俄国西面的港口也差不多，因此，直到勃列日涅夫当国前，俄国一直不是海上强国。

正因为此，俄国人建立帝国的方式与西班牙和大英不同，是在陆地上扩张，更像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与拿破仑帝国。但这其实不是本质区别。最主要的区别，还是俄 国征服者表现出来的野蛮、血腥与残暴，使得俄罗斯帝国连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帝国都不如，而更像蒙古帝国。从 16 世纪起，俄国人翻越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沿 途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把土著杀光，移入本国人，将征服的土地直接纳入本国版图，并不建立殖民地。为国人熟知的例子，就是俄国人在吞并江东六十四屯时，把所 有的中国人都赶入江中淹死。似乎可以说，俄国人是"种族净化"的发明者，想建立的是完全由俄罗斯人组成的纯种大帝国。只是俄国人能杀不能生，人数太少，地 方太大，没法完全达到原计划而已。



图二：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苏里科夫绘）

这就是令人百思不解之处——后代竟会把滥杀祖先的异族当成传播福音的天使。当天使们最终离去时，土著们还要"牵衣顿足拦道哭"！

中共那奴才党恨透了戈尔巴乔夫，认为他是一手搞垮苏联帝国的罪魁祸首。其实苏联是叶利钦搞垮的。与西方的"民愤"（不是原意，而是"民主愤青"的缩写）的 浪漫想象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帝国的崩解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并不是殖民地人民起来斗争求解放，而是几个高干为了个人野心，违反了民意，人为 拆散了那个大帝国。这其间，起到最大作用的便是叶利钦。他之所以要拆毁那邪恶帝国，乃是为了当上真正的一把手——苏联既不存在，则"苏联总统"那"婆婆" 也就不存在了。

真正想脱离苏联独立的，是被斯大林在二战前夕吞并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与苏联其他地区不同，它们曾经享受过独立与自由，文化水平与生活水平也比其他地区的 高。从总体来说，它们更像欧洲国家，不像苏联那种东西杂糅。被苏联红军征服后，三国人民受尽苦难，被杀害或是被流放的人高达人口总数十分之一，因此满怀历 史积怨。东欧发生的剧变极大地鼓舞了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早在 1990 年，它们便率先宣布独立。此外，乌克兰人也受尽了布尔什维克荼毒，历来是斯大林"反民 族主义"的重点收拾对象。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如果乌克兰人不是那么多，那它也被斯大林全族流放了。因此，该国对呆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里也兴趣缺 缺。

但并不是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有离心倾向。几乎所有的亚洲加盟国都想留在苏联内。1991 年 8 月政变后，戈尔巴乔夫不但大权旁落，而且声望扫地，被叶利钦当 着全世界人民在电视上公开羞辱，基本上成了空头总统。但他还想拼命挽救苏联。原来拟定的新联盟的条约因政变而未能签订，他又和 8 个共和国于 10 月 18 日签 订了成立一个经济共同体的协议。但他毕竟无力制止叶利钦的拆台活动。1991 年 12 月 8 日，叶利钦在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秘密会商后签署协议，宣布 解散苏联，代之以独立国家联合体。12 月 12 日，俄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该协议。1991 年 12 月 21 日，除格鲁吉亚与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全部成员国签订协议，为解散苏联作了法律背书。

因此，苏联解体，基本上是叶利钦为全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全体不愿做奴才的中国人都该给他写封感谢信）作出的伟大贡献。他违反亚洲加盟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利 用俄罗斯共和国在苏联中的老大哥地位，先造成解散苏联的既成事实，再强迫其他加盟国接受，实际上是把亚洲那些国家赶出了苏联。因此，至今那些烂国家还在无 限缅怀他们在"祖国大家庭"里的幸福生活。

这实在是无法理解的咄咄怪事。须知那个邪恶帝国的最大受害者，便是少数民族，这里引用《野蛮的俄罗斯》中的

一段：

“另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是消灭民族主义。如所周知，民族主义乃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单一（homogeneous）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镇压对象。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将某个民族全体流放的壮举。

1937 年 10 月间，因苏日关系恶化，斯大林下令将居住于远东边境的 17.2 万名朝鲜人驱逐到中亚地区，死亡人数不详。

1939 年，苏联与纳粹德国共同入侵波兰并瓜分了该国。50 %的波兰领土被划归苏联，48.4%划归德国，1.6%划归立陶宛。斯大林把抢来的土地并入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仅在卡廷（Katyn）一地便屠杀了 22,000 波兰精英人士，其中包括 15,000 军官，21 名大学教授，300 名医生，数百名律师、工程师与教师。斯大林还把居住于其上的 150 万波兰 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驱逐到西伯利亚，北极圈内以及中亚地区，约有 35 万人因此丧生。斯大林还对占领区域实行强制性去波兰化与俄罗斯化，将波兰人 600 多 年来留在当地的文化成就清除得干干净净。

二战爆发前夕，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立即开始大规模流放当地居民，战争打断了这一伟大工程。战后斯大林又迅速恢复了它，先后驱逐了 20 万以上当地居民，其中有 75,000 人被送去劳改。

1940 年，斯大林将居住于乌克兰的莫尔多瓦人大规模驱逐到哈萨克斯坦，战后又恢复了这一工作，先后共有 20-40 万莫尔多瓦人被流放。

伏尔加地区历来有大量的日尔曼人居住，在 1924 年该地区还成立了个“伏尔加日尔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怕该区 的人民与入侵者里应外合，便于是年 8 月 28 日解散了该共和国，把所有日尔曼居民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与西伯利亚等地去，在离开该区约有 1600 至 2000 英里 之遥的穷乡僻壤分散安置他们。39 万人因此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不毛之地去。

1943 年 11 月，基于与纳粹德国合作的虚假指控，卡拉恰伊民族的绝大部份被强行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定居。仅在驱逐之后两年内，疾病与饥荒就导致 35%的人口丧生，其中包括约 78%的儿童。

1943 年 12 月 28 日，苏联政府指控卡尔梅克族与德国人合作并下令流放全民族，包括卡尔梅克族的红军战士在内。命令下达 24 小时之内，未经事前通知，全 部人口便在寒冬之夜被押上运牛的无暖气的火车车厢，被拉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不同地区去定居。根据俄国专家布盖伊（N. F. Bugai）的调查，在流放的头三个月内，便有 4.9%的人口丧生。

1944 年 2 月 23 日，经斯大林批准，贝利亚下达了驱逐全体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命令。2 月 29 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已有 91,250 名印古什人与 387,229 名车臣人被押上了火车。根据贝利亚的口头命令，很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当作“无法迁移者”遭到就地处决。在 Khaibakh 村，700 个村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锁在一个马厩里活活烧死，试图逃跑者被枪杀。

1944 年 3 月 8 日，NKVD 在一天之内就将巴尔卡尔全族押上火车，拉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去。截至 1946 年 10 月，便有 13%人口因疾病和营养不良丧生。

1944 年 5 月间，斯大林下令流放克里米亚所有的原住民。将近 20 万克什米尔的鞑靼族被驱逐到乌兹别克、马里埃尔和哈萨克等地去。根据 NKVD 的档案，仅在被流放后一年半，就有 46%的鞑靼人死亡。

二战结束后，苏联吞并了德国、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的部份地区。斯大林将这些地区的 20 万日耳曼族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或是用于奴隶劳动，39%来自上西里西亚与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因此丧生。

预定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境外的芬兰人以及境内的犹太人。在发动苏芬战争前，斯大林早就想好了如何在战后处置芬兰人民。他曾对部下说，芬兰人口并不多，要 全部移居该国人民并非难事。可惜红军未能打下芬兰，于是这全国人民大搬家的壮举终未实现。而苏联境内的全体犹太人之所以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则全亏斯大 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

消灭民族主义的主战场，还是在乌克兰。前文介绍过，俄国最早的国家雏形乃是西元 880 年建立的'基辅罗斯'，它要比莫斯科公国的成立早 500 多年，比伊凡 雷帝立国早 667 年。因此，论历史，乌克兰比俄罗斯还悠久，而且一直是个独立国家，直到 18 世纪才被俄国吞并。乌克兰人乃是俄国第二大民族，有自己的文 化、历史、风俗习惯，而且民族意识很强烈，在内战期间曾争取过民族独立。因此便被坚持大一统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视为眼中钉，一直是他反复清洗的重点对象。 那儿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当然要以此为主要目的。

打击的首要对象当然是民族精英，运动一开始，格伯乌便逮捕了 5000 多名乌克兰知识份子，将该国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一网打尽，接下来便是消灭民 间文化。乌克兰一个重要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它的大批的流浪民间艺人。这些人多是盲人，类似我们的说书先生，到处流浪，靠演唱民歌与民间史诗为生，歌颂乌克 兰英雄，将历史以口述方式代代相传，告诉人民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时的光荣的过去。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存在，构成了乌克兰的重要的民族认同，当然不能为社会帝 国主义所容。于是几百名盲人艺术家便被当局邀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去了后却统统被捕，绝大多数被枪决。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愤怒地谴责道：

'（流浪民间艺人保留下来的）所有那些歌，那些音乐，那些诗歌，是活的博物馆，是国家活的历史。然而他们却几乎全都被枪决了，那些可怜的盲人几乎全被杀害了……伤害一个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事么？'"

该书还介绍，斯大林蓄意在乌克兰制造了人为大饥荒，饿死了据说 7 百万人。苏联解体后，此举被乌克兰政府谴责为种族灭绝。

任何一个神志清楚的人都会以为，在经受过这种史无前例的迫害之后，苏联各族人民应该对那邪恶政体恨之入骨，一有机会便起来挣脱那桎梏吧？然而奇怪的事就在 这里：除了在苏德战争那个短短的时段里，乌克兰等地曾爆发过民族解放战争之外，在苏联存在期间，民族独立根本就不是什么严重威胁，并没有类似中国"疆 独"、"藏独"之类的独立运动。

不仅如此，在那邪恶帝国崩解后，"奴才种族"至今无限感激怀念"主子种族"。据《共青真理报》记者达利雅•阿斯拉莫娃报导，"（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一直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弄垮了以苏联为名的伟大祖国"。据说，这还不光是高官们的感觉，同样是人民的感觉。这位记者说：

"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待遇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并且是真正的，水晶般纯粹的，语法正确的俄语。(哈萨克人至今感谢被流放到这里的俄国知识分子们，这些人把 哈萨克斯坦的教育抬高到了一个让人嫉妒的高度。"默默无名"的大学数学教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这里只能当一个小学老师）。"（注 1）

一位受采访者直接表达了他对"主子种族"的无限深情：

"当然，我想，我们会怀念俄国殖民者的，他们曾经如同天使一样：修建了学校，剧院，医院，道路。这片土地从来没有像俄国人统治时候那样的繁荣过。当然，现 在不适合说这些话，送给了我们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哈萨克人）人为此斗争过。我们是最后退出俄罗斯和卢布区的。"（注 2）

英国殖民者从未干过斯大林干的那些烂事，他们给殖民地带去的文明更不是土著们可以梦想的（当然这是因为两者的文明悬殊程度远远大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 然而几曾见过前殖民地的人民如此怀念大英殖民者，要把他们称为"伟大的老大哥"、"天使"，感谢他们给本国带来了"水晶般纯粹的牛津腔英语"？

【注 1】《哈萨克斯坦眼中的中国邻居：沙文主义中国正图谋吞并哈萨克》，载天涯社区，http://groups.tianya.cn/tribe/showArticle.jsp?groupId=264&articleId=6a4a2b64684462c1ed08d6efc5c23fe2 。这是一位中国网人从俄文中译出的。我不懂俄语，不知道最后一句话翻译是否准确。若从英文版译为汉语则是："例如，教师们中就有一位卑微的数学教师，亚历 山大•索尔仁尼琴）。他之所以卑微，不是如作者的译文给人的感觉那样，是因为哈萨克斯坦的文化水准太高，而是政治原因——流放者当然不可能趾高气扬。

【注 2】"殖民者"在英文版中是"settlers"（定居者），后者没有前者隐含的贬义（这贬义当然是后世对殖民主义的人道谴责追加的，最初并无此意，不过与"定居者"一样，是个中性词）。

以上介绍，是《共青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报导，由一位国内网人翻译后贴在公共论坛上，为多家论坛转贴。 这年头假货太多，前段在国内论坛上广泛流传的某篇"美国《时代》杂志"对俄罗斯的大赞大颂就是经典赝品。但该文一看就是真货——它需要的背景知识远远超出 了愤青们的贫弱库藏。即使如此，我还是在网上验证了一下，发现该文确实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与 18 日分两期发表在《共青真理报》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правды）上，作者是 Дарья Асламова，网址分别为 http://www.kp.ru/daily/24395/572647/与 http://www.kp.ru /daily/24396/573217/，而且为俄国网站广泛转载。

这里顺便介绍：任何懂英文的人，只要装了谷歌的工具栏，都可以阅读俄国网站上的文字，只需将其中的翻译工具设为"翻译为英文"，打开俄文网页后便能自动翻 译为英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翻译竟然是有意义的，起码有 80-90%内容明白晓畅。即使出错，您也能知道正确翻译是什么。

例如该文题目是："Китай начнет поглощать бывший СССР с Казахстана"，机器翻译为："China will absorb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ith Kazakhstan"。凡有理解力的人都能看出应该是："China will absorb Kazakhsta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也就是"中国将吞并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

第一句话是：

"Получив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России, они теперь ждут, когда их съест могучий сосед - Китай."

翻译为：

"Gaining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they are now waiting for them to eat the powerful neighbor – China"

正确翻译应是：

"Having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they are now waiting to be eaten by the powerful neighbor– China."

中文是：

"在从俄国获得了独立后，他们现在正等待被强大的邻居中国吞噬。"

这与德文翻译为英文完全不同，后者很难看懂，而中译英就更不用说了，结构极度松散、极不规范的中文是不可能使用机器翻译的，无论是中译外或外译中都如此， 凡此类软件都是聋子的耳朵。这是否提示俄文与英文的某种类似性，抑或提示俄文的极度规整（虽然它仍然不能翻译成中文），还待语言大师如跛脚僧、断章师爷等 同志去研究。

闲话少说，光看看那第一句话就知道毛子对中国的猜疑与戒心了，建议政治局把那篇文章作为内部学习材料，从此

断了对北极熊的单相思。如今俄国媒体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这种文字不说反映了官方政策，起码得到了官方认可，这与西方记者报导可是两回事。

看看俄国人认同的哈萨克人对中国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与敌意吧（引文来自《天涯社区》的中译本，译者不详，不管是谁，谨此致谢。笔者对译文中的个别笔误作了纠正，不一一注明）：

“这种恐惧有一个当地上流社会叫穆赫塔尔的人非常好的表达了出来，他是阿拉木图一个高级俱乐部的所有人：‘哈萨克人在遗传的级别上就仇恨中国人。如果是我 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早就修起一座“哈萨克长城”，以便把我们的邻居隔开。哎，强有力的人太少了。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行为，就如同被狼群包围的绵羊的行为一 样。我们逆来顺受的交出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试图以此来赎回自己。让他们把我们的自然资源都挖走吧，只要留下这片热爱的土地就行。这里冬天零下四十度，夏 天零上四十度。我们会用干粪块来烧炉子，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但是我们会活下去’。”

什么叫做“遗传级别的仇恨”（Казахи Китай ненавидят генетически，直译似乎是“哈萨克人在遗传上就恨中国人”）？莫非上帝造出哈萨克人来的那一瞬间，就给他们悉数植入了“仇恨中国人基因”？这是 什么科学原理？与俄国人的种族主义宣传有没关系？起码得有点事实根据吧？难道民族仇恨真的可以用遗传学解释不成？21 世纪还有这种从“遗传学”上宣传种族 仇恨的烂文章，而且登在国家大报上，俄国是不是也太先进、太文明、太光彩了些？

作者可以列举的“非遗传仇恨理由”，似乎就是三条，统统都是“历史的恐惧”。

第一条：

“公元八世纪，中国非常成功的朝向我们的方向开进，那时伟大的丝绸之路还在运转并且围绕对它的控制展开了斗争。中国军队占领了塔什干，以及其他很多我们的 城市。但是在 751 年，发生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巨大战役，突厥人也参加了，中国人惨遭溃败。从那之后中国没有再次试图侵略这个地区，虽然至今在中国教科 书里面还在给孩子们讲：巴尔喀什湖，就是中国西部的边境线。他们遗传下来了恐惧，但是也有因为失败的耻辱感，以及复仇的渴望。”

这说的似乎是唐朝天宝年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怛罗斯战役中遭到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联军的痛击而惨败。高仙芝干的烂事当然不对，但反正 他也打败了，此后中国再没向中亚地区扩张，这点连受采访者也承认了，还有什么念念不忘的？借此历史旧怨造谣，说中国因此“遗传下来了恐惧，但是也有因为失 败的耻辱感，以及复仇的渴望” ，甚至活龙活现地捏造“至今在中国教科书里面还在给孩子们讲：巴尔喀什湖，就是中国西部的边境线”，简直是无耻之尤。请问哪本中国历史书这么说过？拿出证 据来！全中国人中又有几个人知道怛罗斯战役？哪怕是历史学家也未必知道。再说，那次中国军队是败在阿拉伯人手下，就算要报仇（虚拟语气），也该是去找阿拉 伯人吧？跟哈萨克人有何相干哪？

第二条：

“哈萨克人来自历史的恐惧主要是因为 18 世纪发生的事件。当时清帝国摧毁了准噶尔汗国，那里现在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些哈萨克人古老的邻居，长期的竞争者--准噶尔人被冷血的屠杀一空。把哈萨克人吓得自愿的投向了俄罗斯的怀抱。”

这说的大概是乾隆征服准噶尔蒙古的事，那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过有两条：第一，那次侵略战争并没有打到哈萨克去。第二，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组成的。那是满人的武功，如今当国的是怯懦的汉人，绝无满人的征服欲望、野心与胆气。请勿刻舟求剑，张冠李戴。

第三条：

“哈萨克人也没有忘记，苏中在 1969 年的边界纠纷。‘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还记得一些那些事件的印象’弗拉基米尔•列里罕对记者说到：‘走在街上的人们 都冷着脸，女人们都觉得自己要当寡妇了，有过死伤，有过军事行动。我们会被中国占领，感到已经是个必然的事情了。我是一个受到正确教育的孩子，当时考虑到 去射击场偷出武器，然后留下打游击战。很深的印象，我留下的只是一种敌对的感觉，而新的感觉并没有产生。’”

那件事都好意思抬出来说，到底还有没羞耻心？全世界都知道 1969 年的中苏武装冲突是怎么回事。中国先在东北珍宝岛地区伏击了苏联边防军，那是中方不对。 但此后俄国人为了报仇，便主动入侵中国新疆地区，伏击并消灭了相当数量的中国边防军。尽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造谣说那事件跟珍宝岛事件一样，是中方主动挑起 的，但连当时客观的西方记者都准确判明了事件真相。那方法再简单不过：他看了一下地图，发现发生冲突的区域中方一侧交通非常不便，而苏方一侧运兵非常方 便，于是断言中国绝不会在那种不利于己方的战场上挑起事端。打了人的一方反而成了受害者，这世上到底有无是非黑白？

至于采访者想入非非，连“我们会被中国占领，感到已经是个必然的事情了”（То, что нас оккупирует Китай, казалось очевидным）的昏话都能说出来，就更只能暴露他的无知与心理变态：当时中国处在文革的空前内乱中，自顾不暇，贫弱之至，哪有本事去占领邻国？再 说，毛泽东的战略一向是旨在破坏民生的“诱敌深入”的内线作战。那阵子内部传达的他指示的对苏战略方针是“把住中原，聚而歼之”的梦话，岂会去占领哈萨 克？中国的装甲部队在哪里？那阵子苏中的武力对比，说是百比一恐怕都不过分。而且，由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外蒙化为殖民地，使得中国对苏联的战略态势极度 不利，天生是挨打的嘴脸。连军事外行都看得出来：只要驻外蒙苏军的快速装甲兵团从东西向突入中国，即可轻易切断中国的两个细瘦的“脖颈”——河西走廊与山 海关一带，使得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都与本土失去联系，哪来什么入侵哈萨克的梦呓？

下面这些话同样反映了哈萨克专家们对中国的人事的一无所知以及心态失常：

“‘对我们来说，问题不是在于中国人会不会来我们这里’， 人民外交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亚历山大•平可夫说‘问题只是在于时间：他们什么时候来。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说的不是经济入侵，我说的就是直接的军事入侵。’”

这段话的翻译似乎有两个地方不准确：首先，平可夫的官衔是“эксперт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Фонда народ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那似乎是“公共外交基金会的安全专家”，而“Я не говорю 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экспансии, я говорю о прямой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е”，好像应该是“我说的不是经济扩张，我说的是直接的军事威胁”。不过，所谓“军事威胁”，也就是入侵，平可夫已经说了，那是去他们那里。

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китаевед，通译“汉学家”）穆拉特•熬艾佐夫更搞笑，说的跟真的似的：

“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超我们方向进行远途奔袭的桥头堡。借口很容易找，比如在输油管道上弄出一些事情，然后就开入军队，以便保卫自己的重要利益”

这人的 paranoia 绝对到了病理水平：

“当我带着我的中国朋友们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参观的时候，他们看到丰饶的没有经过开发的空地，都两眼闪闪发光。‘这里可以成为极好的良田，而这些没用的哈萨克人居然拿来放牧’--这就是典型的种田人和游牧人的思维方式的区别。”

“整个世纪以来，‘中国核心利益’的承载者，都是秘密社团。类似白莲教那种，或者是一片竹林里面的智者们。而今天这种秘密社团的组织，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

“就是这个秘密集团的人，用了整个世纪的时间研究出来了渗透的技术。您知道吗，中国人如何在世界上迁移？这

是一个不停止的过程。权力机构非常清楚的了解， 任何一个中国人去到哪里。他们的任务：只是分配区域，以便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尽量往一个地方去，以便在未来可以在当地用同一种方言谈话并且组织同乡会 （中国南北方的人互相之间很难弄懂对方的谈话）。”

“所有的中国同乡会-都是间谍的基地。甚至在阿拉木图他们也有这样的机构，他们可以在那里聚会，一起唱歌，一起畅谈自己是伟大的民族，出版中文报纸。苏联 时代的情报官员们很多年前就对我讲了中国谍报方式的特殊性。他们外派人出去，第一次为 ‘帝国’效劳的迹象，都是经过 20-30 年后了。所有这段时间，他都是在那里卖边角料，学习语言并且完全适应环境。”

“另外一个渗透方法，就是建立在国外的中国企业，完全是由中国人构成。一般订货商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对便宜的劳动力感到满意。但是中国人只是吃自己的 食物，就是说，需要中国的厨师与后厨服务人员。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医学（中医），所以就会有中国大夫来到这个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呢，一个企业的周围就兴 起了一整个中国城。”

“还有一个重要的渗透技术，中国人行贿的技艺非常高超。这方面谁也超不过去。您也想象不到，酒桌上他们有多大本事（对了，中国人和俄国人一样能喝酒）。当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解决了边境问题，贿赂都给疯了。苏联边防军当年是在很多边境制高点上设有观察哨的，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经过我们耻辱的 把边境线交给中国人了以后，所有的边防哨都滑到下面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哈萨克边防军们自己为了钱把界碑背了下去！”

您说这人是不是疯子？可人家还是汉学家，声称懂中国人的事呢！这人傻到居然不知道，“整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别的什么也没干，只顾得上自相残杀。而且在可 见的将来，这种轰轰烈烈的自行开膛破肚还要进行下去。只有 literal 的病人才看不见这彰明较着的事实，以 pathological imagination 画出那个“中国核心利益承载者”的“秘密集团”向全球扩张渗透的荒诞图景来！

所以，诸位海外赤佬想来都是 “新时代的白莲教教匪”了。这人蠢到不知道，就算中国人在海外有这种秘密组织，那也是对付不同派别的中国人的。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举起地球。”给中国人一把刀，那他转过身去就会砍死他的同胞，绝无可能是外国人。

“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在全球渗透与扩张的结果，自然是“黄祸”，把全人类都变成中国人：

“这是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种族中心主义’。中国人为了完成既定目标的时候是无情的 --只是为了完成千年前祖先的意愿。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限制--没有圣经的限制，也没有可兰经的限制。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

“他们有一种“天之选民”的自我感觉，而这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道路。他们甚至不特别关注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落后的太多了。我们是很差的学生，喜欢玩闹，我们只是会被加入到那个分母当中去。”

“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认为，当他谁一个哈萨克人或是维吾尔人说：你和我是一样的，这是在做善事，并且听众会感到幸福。中国人并不准备把我们变为什么，他们 只是把我们变为他们自己。我们不会是奴隶或是被被欺辱的民族，我们只是会‘变为中国人’。您还记得当年有过这样的概念‘苏联民族’吗？现在只会有一个概念 ‘中国民族’，而且那时还所有人都感到很高兴。”

您说这位汉学家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不过他这话说得倒是挺对：

“在俄罗斯还存活着帝国的基因，那里人们明白每一平方米土地的价值，而哈萨克斯坦国内还要发展很久才能明白。”

不过，中国人知道土地的价值，恐怕要远在哈萨克人之后。“整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什么事也没干，淨忙着给邻国

赠送领土了，尤以毛时代为最高最活的顶峰。世 界上大概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毛统治的中国那样，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向几乎所有的邻国甚至是弱国穷国，诸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朝鲜、外蒙等等， 无比慷慨大方地主动送出万里河山。

问题是这种心理变态似乎还是相当普及的流行病，被采访的某位哈萨克记者兼艾特公园辩论俱乐部的创始人巴尔•也利姆本托夫也是这个调调：

“我不相信那些试图安慰我们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说我们关于中国的恐惧没有依据。这些人--都是北京的打手。30万中国人已经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了。他们弄明 白了我们主要的弱点，他们学会了行贿。哈萨克人已经在给中国人服务了：（为他们打工）种植蔬菜，根据他们的口味改变食物，试图去他们那里找工作。”

“中国人购买我们精英阶层的家谱，以便了解，各个人的背后都是谁的关系；他们知道我们军队里面每个排的名字；他们知道军人的工资是多少。我们的孩子在学习汉语，因为都知道，我们早晚会会归属于中国。已经有了新的谚语‘想出国，学英语；想留下，学汉语。’”

自救的方法当然是传统那一套——联俄制华，请白天使来镇住黄妖魔，据说这是人家的祖训：

“我们的祖先就给我们留下过预言：当黑色俄国人（中国人）到来的时候，你们将拥抱白色的兄弟（俄国人）并和他们友好相处。”

就连中国庞大的人口，似乎也成了邻国而非本国的灾难：

“中国人在依靠他们的人口敲诈我们”记者安德烈•斯尔巴克夫讲到：“还记得当年的北京事件吗？当时整个西方开始为了人权问题开始鼓噪。结果邓小平对他们明 确的说了：‘这样啊，小伙子们，我这里有 4 千万人收拾好行李了，他们都等着要人权哪！我现在亲自把他们都送到你们那里去，自己掏钱出路费，火车飞机都无所 谓。谁想要他们就报名！’那之后所有人都闭嘴了。那么你能指望我们这些可怜的哈萨克人做些什么呢？”

所以，从那个俄国记者的采访对象来看，仇华疑华恐华的心理，至少在哈萨克的“知识份子”中相当普及。当然，这信息是否可靠，还需要斟酌。那负责采访的俄国记者的种族主义倾向就非常明显，竟然用如此富于煽动性与挑拨性的文字结束那篇报导：

“几年前，我在北京采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一个值得尊重的中国青年代表。当我问他：‘人类社会应该害怕新的中国吗？’

年轻人带着一丝激动的，非常真诚的回答：‘您在说什么啊？最近两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完全埋头于解决内部问题。’

‘那么你们解决了内部问题以后呢？’我呆呆的问了一句。

‘之后嘛！’年轻人用非常强调的语气说，‘那就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了。’”

所以，首先必须排除那是俄国人旨在破坏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恶毒造谣，但这可能性似可排除，因为她给出了采访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那文章又是用俄文写的，发表在 《共青真理报》那种大报上，为多家俄文网站转载。而据她说，哈萨克人的俄语水平比俄罗斯人的还要高（这话似乎是真实的，我遇到的外蒙学者讲的俄语据说也可 以乱真，可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水准之高）。如果她是捏造，很容易被哈萨克人揭穿。所以，该文传达的哈萨克民情看来是可靠的，至少有相当比 例的哈萨克人对中国人确实充满了“遗传的仇恨”。